

IBM 和纳粹

[美] 埃德温·布莱克 (Edwin Black) ©著 郭楚强 ©译

IBM AND THE
HOLOCAUST

EDWIN BLACK

IBM AND THE HOLOCAUST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illegibl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IBM 和纳粹 / (美) 埃德温·布莱克著; 郭楚强译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218-13155-9

I. ① I… II. ① 埃…② 郭… III. ① 纳粹大屠杀—史
料② IBM 公司—史料 IV. ① K152 ② F47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1525 号

IBM and the Holocaust: The Strategic Alliance between Nazi Germany and America's Most Powerful Corpor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Edwin Black

Expanded paperback edition published by Dialog Press in 201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Feature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中资出版社)** 授权广东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IBM he Nacui

IBM和纳粹

[美] 埃德温·布莱克 (Edwin Black) 著 郭楚强 译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策划: 中资海派

执行策划: 黄河 桂林

责任编辑: 胡艺超 吴丽平

特约编辑: 韩周航 王羽悠佳

版式设计: 吴惠婷

封面设计:  胡椒书衣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sh.com>

印刷: 深圳市东亚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30 字数: 476 千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致中国读者信



自 2001 年本书英文版问世以来，已经有 190 个国家的人借助它了解了二战期间种族大屠杀的前因与后果。作为纳粹德国的帮凶，IBM 间接导致了 600 万犹太人的死亡。此次推出的中文版搜集了与此有关的最新信息，并提供了相关的参考资料。

现在，我诚挚地邀请各位中国读者走进本书，一起来成为历史的见证人。阅读本书的过程不会很愉快，但所有关心历史、关心未来的人都不应错过。

埃德温·布莱克

(Edwin Black)

**IBM AND THE
HOLOCAUST**

IBM AND THE
HOLOCAUST

权威推荐

亚伯拉罕·佩克 (Abraham Peck)

美国犹太人历史协会研究中心主任

埃德温·布莱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讲述了大屠杀历史。显然，没有 IBM 的霍尔瑞斯机器，纳粹不可能完整地整合欧洲犹太人，也不可能杀害 600 万名犹太人，摧毁无数非犹太人的生活。在“最终解决方案”中，那些被驱逐到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被统一消灭。这已经令人不安，但布莱克揭示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事实——他发现一家跨国企业猖獗的腐败势力已经超越了法律。

罗伯特·乌尔夫 (Robert Wolfe)

美国国家档案馆被俘德军记录与纽伦堡档案记录前首席专家

《IBM 和纳粹》一书气势恢宏，并且出版得非常适时。作为世界闻名的企业，IBM 为了追求市场垄断与纳粹政权合作，这些肮脏的交易记录在被忽视了长达半个世纪后，终于被埃德温·布莱克曝光于世。他全面而详细地叙述了本可以造福人类的穿孔卡技术是如何推动纳粹大屠杀，进而引发人权灾难的。

亚伯拉罕·H. 福克斯曼 (Abraham H. Foxman)

美国反诽谤联盟 (Anti-Defamation League) 全国主管

如果想了解希特勒是如何通过实施“最终解决方案”灭绝欧洲

犹太人的，那就必须读一读《IBM 和纳粹》这本书……这一次，埃德温·布莱克又成功了。

威廉·赛尔兹 (William Seltzer)

《人口统计与大屠杀》(*Population Statistics and the Holocaust*) 作者

联合国统计办公室前主任

埃德温·布莱克控诉了 IBM 这家热衷技术的企业及其执行董事托马斯·J. 沃森与纳粹政权合作，向其提供技术，造成精确大屠杀的事实。这本书研究深入，内容令人痛心，为未来敲响了警钟。

迈克尔·赫什 (Michael Hirsh)

《新闻周刊》(*Newsweek*) 记者

这是一本将会引起轰动的书……布莱克做了详细又全面的研究，他引用的事例简单却又极具吸引力。

戈登·A. 克雷格 (Gordon A. Craig)

《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记者

布莱克讲述了沃森企图在幕后控制 IBM 与德国之间的交易，却失败的故事。作者巧妙地处理了这一点，这也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沃森能够在 IBM 纽约总部和德国子公司之间的直接联系被切断时，用迂回曲折的方式和德国子公司进行交涉。他善于辞令，既能巧妙地否定他与纳粹党的合作，又能通过满足他一切愿望的子公司暗中操作……他从未阻止这些子公司向纳粹德国供应 IBM 的霍尔瑞斯机器。正是这些机器，将百万名犹太人送往了集中营。

索尔·弗里德兰德 (Saul Friedlander)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记者

布莱克的研究……包含了大量人们已知的或未知的细节。作者

如实描述了 IBM 为获得最大利润，想尽一切办法将它的机器和穿孔卡出售给某个国家，而不久之后，这个国家就犯下了无人不知的罪行。

罗恩·格罗斯曼 (Ron Grossman)

《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记者

《IBM 和纳粹》是一本能引人深思的书，因为作者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罪行。作者把决定权留给了读者。

克里斯汀·哈贝 (Christian Habbe)

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 记者

IBM 始终被过去的事所困扰。如今，埃德温·布莱克的这本书揭示了该公司和大屠杀之间的关系……之前人们几乎不会提及纳粹时代的“蓝色巨人”……但现在，IBM 受到了人们的谴责。布莱克用缜密的研究，揭示了 IBM 是怎样精确获知其机器去向的。

克里斯托弗·辛普森 (Christopher Simpson)

《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记者

布莱克提出一个不容置疑的观点：IBM 的霍尔瑞斯机器助纣为虐，极大地帮助了纳粹党灭绝犹太人……《IBM 和纳粹》是一本有价值的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屠杀的历史。

萨姆·贾菲 (Sam Jaffe)

《商业周刊》的网站 (Businessweek.com) 记者

布莱克的书很有启发性，因为它刻画了一幅丰富生动的画面，即一个男人及其公司如何能不顾道德底线，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罪恶的商业交易。如果有时间，每位 MBA 新生都务必看看这本书。

弗兰茨尔谢克·皮珀 (Franciszek Piper)

奥斯维辛-比克瑙博物馆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史学工作者

埃德温·布莱克这本突破性的书——《IBM 和纳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首次记录了 IBM 为纳粹党迫害犹太人做了多方准备，使这家美国公司背负了很大的道德责任。《IBM 和纳粹》证实了一个观点：大屠杀不仅是一种残忍的、史无前例的罪行，还是一个有着无数官僚参与的勾当。

西蒙·威森塔尔 (Simon Wiesenthal)

维也纳犹太历史档案中心 (Jewish Documentation Center) 负责人

埃德温·布莱克将大量史实整合起来，从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IBM 勾结第三帝国。这本书值得任何一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历史”感兴趣的人阅读。

马尔科姆·霍恩莱恩 (Malcolm Hoenlein)

美国主要犹太人组织主席会议 (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 执行副主席

让人完全没有否认的余地。

黑白颠倒的时代该如何被记忆？

相信你在阅读本书时，内心会受到深深的震撼，而我在撰写本书时也有同样的感受。本书讲述了 IBM 如何直接或间接（通过子公司）地参与大屠杀，又是如何成为屠杀了数百万人的纳粹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自动化凶器

当“大规模组织的信息”（Massively Organized Information）这一概念悄然出现，并成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一件战争武器、一张集体性毁灭指引图时，人类几乎毫无察觉。1933 年 1 月 30 日，20 世纪最重要的一天，引发这一概念的独特导火索出现——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正式上台。讽刺的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推动了技术变革；而一家美国企业及其独断专行的传奇董事长，则凭借着自身对利益的渴求极大地促进了希特勒实现目标。这家美国企业即 IBM，而这位传奇董事长则是托马斯·J. 沃森（Thomas J. Watson）。



托马斯·J. 沃森，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埃德温·布莱克收集，IBM 档案）

希特勒并非首位痴迷于屠杀犹太人的领导者。在他之前，欧洲也曾出现独裁者和暴君。然而，希特勒却得到“自动化”技术的助力，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希特勒也并未孤军作战，而是得到了他人的鼎力相助。

大屠杀制造了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尊贵的技术人才成了希特勒的先行部队。警察无视职责，支持恶棍并迫害无辜者；律师扭曲正义，制定反犹法律；医生亵渎医德，操刀进行各种恐怖实验，挑选出相对健康的人，迫使其劳作至死，再将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科学家和工程师贬低了自己的使命，发明工具或阐明科学原理来助推大屠杀行动；统计学家利用鲜为人知却十分强大的统计学知识来识别受害者，以便更好地规划并合理化大屠杀行动、组织迫害，甚至审计种族灭绝行动的效能。现在，让我们看看 IBM 及其海外子公司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

IBM 创造了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技术世界，但自恃骄狂的它也被这个技术世界的漩涡弄得头晕目眩。IBM 谨遵一条“不道德”的特殊信条：只要有能力做，那就应该做。对于盲目的技术官僚而言，手段永远比目的重要。犹太人的生死之所以变得不重要，是因为技术官僚（科学家或工程师出身的 IBM 中高层）只关心能否在灾民排队等候救济粮时获取巨额利润，而对利益的追求反过来也会激励 IBM，使其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成果。

那么，IBM 是如何做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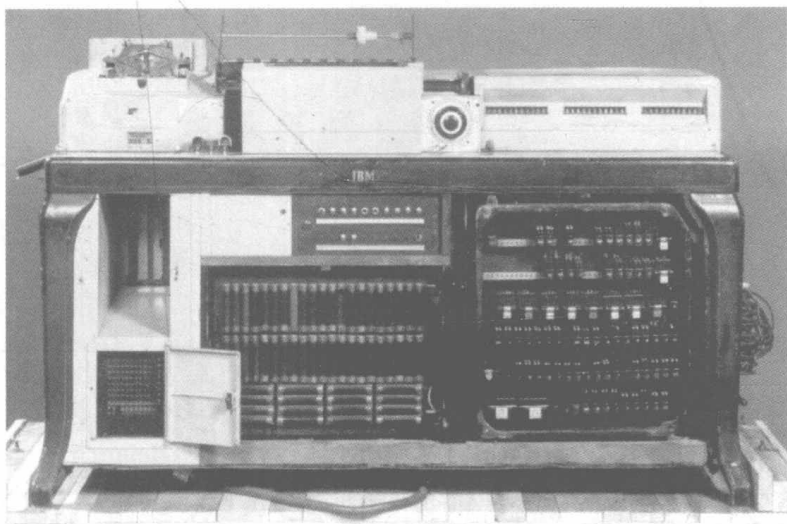
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分子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出并毁灭德国境内的 60 万名犹太人。在纳粹分子眼中，犹太人不仅包括犹太教徒，还包括所有流着犹太血液的人，无论他们是否融入了其他群体、与其他民族通婚、参与其他宗教活动或已经转信基督教。纳粹分子只有在辨别出犹太人后，才能没收其财产，将其隔离、驱逐、毁灭。为此，纳粹分子必须搜索德国境内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所有的社区、教堂和政府记录。这是一项艰巨的交叉索引任务，需要计算机的协助才能完成。但在 1933 年，计算机尚未出现。

第三帝国计划剥夺犹太人的经济权，并将其驱逐出家园，赶进犹太区。这项任务同样艰巨，也需要计算机。但在 1933 年，计算机尚未出现。

纳粹分子在计划执行最终解决方案时，想利用铁路系统更高效地将犹太人转移到死亡集中营，并让受害者一下火车就被送入毒气室。这需要精准掌控时间，仍需要计算机。但在 1933 年，计算机尚未出现。

不过，当时存在着另一项发明——IBM 穿孔卡及卡片分类系统，即计

算机的前身。IBM 通过德国子公司德霍梅格与纳粹分子交易，将希特勒的犹太人灭绝计划视为技术使命。通过与纳粹组成联盟，IBM 试图大发战争财。德霍梅格利用自己的员工与机器为希特勒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持，使其能完成前人无法执行的任务——自动化人口毁灭。IBM 向德国调遣了 2 000 多套机器，之后又向欧洲德占区调遣了数千套机器。每个大型集中营都安装了卡片分类系统。一批批囚犯会被转移到不同的地区，并劳作至死，而他们的死亡数据会被记录在冷冰冰的自动化系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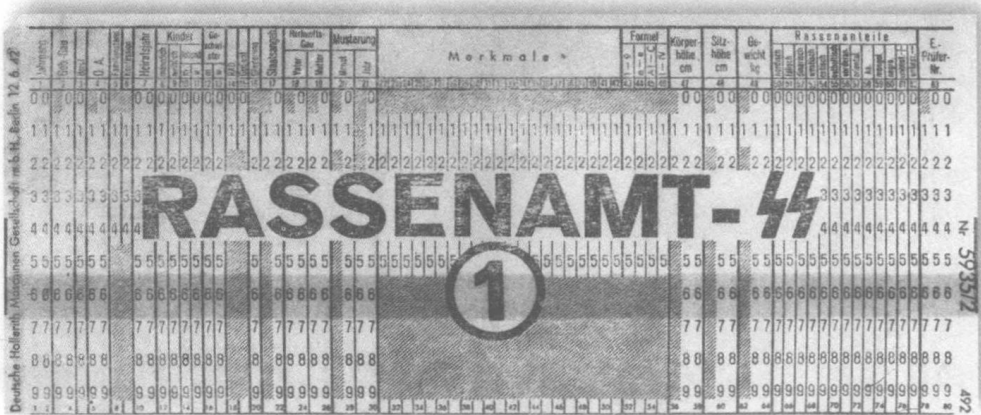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展览的原始IBM霍尔瑞斯机器，这台机器目前已移出该纪念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德霍梅格不只是提供机器，它也具备 IBM 纽约总部的运作能力，其正式业务就是为客户定制机器和应用程序。活跃而狂热的纳粹分子组成了这家公司的高层，最终，这群人在战后因其所犯的战争罪而遭到逮捕。1933 年以来，IBM 纽约总部自始至终都知道，德霍梅格努力讨好的交易对象就是纳粹党的高级官员。利用与纳粹党之间的联系，德霍梅格不断加强与纳粹德国的业务关系，不仅包括德国境内的业务，也包括欧洲德占区的业务。

德霍梅格等 IBM 子公司会为客户定制应用程序。与今天的软件设计者类似，IBM 的技术人员会反复将穿孔卡模型送进德国官员的办公室，直至达到要求。只有 IBM 能设计、印刷和出售这种穿孔卡，但 IBM 并不出售霍尔瑞斯机器，而是出租。同样，也只有 IBM 能对这些机器进行定期维修

和升级。IBM 子公司为欧洲各地的纳粹官员及代理商提供了专门训练，并在欧洲德占区建立分支机构，组织经销商。这些子公司还会寻找造纸厂，授权其生产穿孔卡。仅德国，这些工厂每年就能生产多达 15 亿张穿孔卡。此外，IBM 的职员几乎每隔一个月就要到各处维修这些精细的机器，即便后者被安置于集中营内部。德霍梅格位于柏林的总部保管着大量编码簿的副本，就像今天的任何一个 IBM 服务部门所保存的电脑数据备份一样。



1943 年的 IBM 霍尔瑞斯穿孔卡，人口统计学家理查德·科赫尔（Richard Korherr）定制。理查德·科赫尔直接对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负责，并与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共事。卡片边缘可看到 IBM 德霍梅格的标记。（埃德温·布莱克收集，美国国家档案馆）

犹太人名单从何而来？

我常被一个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即便是历史学家也无法解答。为何德国人总能得到犹太人的名单。有了这些名单，面孔铁青的党卫军得以突然闯入城市广场，贴上告示，要求名单上的人第二天在火车站集合。之后，党卫军会将这些聚集起来的人驱逐到德国东部地区。但纳粹分子是如何获得这些名单的？几十年来，没人知道，也少有人问起。

德霍梅格利用人口普查和先进的统计技术、登记技术促成了纳粹德国的驱逐行动。1896 年，德国发明家赫尔曼·霍尔瑞斯（Herman Hollerith）创建 IBM。IBM 最初只是一家制表机公司，人口普查是其全部业务。但在德霍梅格与纳粹德国结成联盟后，IBM 便被赋予新的使命。德霍梅格发明了种族人口普查，不仅要求获取调查对象的宗教信仰，还要求追溯调查对

象的血统起源。这是纳粹分子梦寐以求的信息，前者迫切希望辨识犹太人。

登记人口与资产只是纳粹德国在运用数据分类系统时发现的众多用途之一。纳粹分子还会利用数据库分配食物，以选择饿死某些犹太人。对劳工的识别、追踪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用穿孔卡进行。此外，纳粹分子还能利用穿孔卡管理火车的运行：既可确保火车准时到站或发车，也可对火车上的货物（人）进行分类。德霍梅格的首要客户是德国铁道部，后者直接同柏林的 IBM 高级管理人员洽谈业务。德霍梅格会定期维护火车站里的穿孔卡设备，其服务对象一开始只限德国，最终扩展到整个欧洲。

在第三帝国存活的 12 年里，IBM 与其交往密切，肯定获知了许多信息。对于那些相当糟糕的信息，IBM 充耳不闻。但 IBM 要员，如沃森的私人代表哈里森·K. 昌西（Harrison K. Chauncey）与 W.C. 利尔（W. C. Lier），几乎一直在柏林或日内瓦留意第三帝国的举动，以确保 IBM 纽约总部不会错过任何利润或商机。尽管美国严禁通敌贸易，不允许企业与纳粹直接接触，但 IBM 要员仍通过 IBM 瑞士办事处不断为 IBM 纽约总部提供重要信息。由此，IBM 纽约总部就可大胆声称自己没有从事非法活动了。

当然，在希特勒掌权的这 12 年中，IBM 与德国纳粹的联盟关系与背景也在不断变化。我希望你能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若你只是跳跃式地阅读，那只能得出片面或不正确的结论。所以，如果你打算走马观花地浏览本书，或只选读部分内容，请干脆不要阅读。请明确这一点：即使没有 IBM 的协助，大屠杀仍会发生。如果你不这么认为，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没有 IBM 的帮助，那么纳粹分子会借用纸笔慢慢统计犹太人，进而用子弹和死亡部队逐步屠杀犹太人。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去考究为何希特勒能在短时间内以惊人的速度屠杀数百万生灵，也有理由去确认自动化技术在其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因为我们有必要弄清谁该为屠杀负责。

是什么促使我寻找“IBM 和大屠杀”那些未被提及的问题？1993 年的一天，我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useum）见到了 IBM 染指大屠杀的证据。当时，我看到的第一件展览品是一台型号为 D-11 的霍尔瑞斯卡片分类机，上面满是电路板、插槽和电线，十分显眼。机器面板上贴着一张发亮的 IBM 标示牌。后来，博物馆用另一台较小的 IBM 机器代替了这台卡片分类机，因为围观人数过多，妨碍了其他游客走动。这次展览只提到 IBM 于 1933 年执行了人口普查项目，并首次鉴定犹太人。

虽然证据确凿，但 IBM 对其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仍守口如瓶。因此，尽管先后共有 1 500 万人参观这次展览，且其中不乏研究大屠杀的著名专家；尽管杰出的博物馆历史学家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大众对这段历史仍知之甚少，只局限于馆长在展览时的简单解说以及几页研究报告上。

我仍记得自己盯着那台机器看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转向身旁的双亲，向他们承诺自己一定会挖掘出更多线索。

我的父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背井离乡，从波兰逃到美国。当时，在一列开往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火车上，母亲成功逃出车厢，却遭到枪击，被埋进万人坑。父亲从一列戒备森严的犹太人队伍中逃出来后，意外发现母亲露在坑外的腿，于是将奄奄一息的母亲救了出来。在月光的掩护下，这两名侥幸的逃亡者共同抵御寒冷、饥饿，他们历尽千险，最终躲过追捕，活了下来。50 年后，他们站在我身边，身影倒映在展览台的玻璃上，脑海中回忆着那些子弹碎片是如何永久地嵌入了身体，脸上露出极困惑的表情。

但我此时正想着另一个问题：纳粹分子如何得到我父母的信息？

在欧洲，数百万名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惨遭毒手，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在战乱中痛快地死去，而是遭受了长达 12 年的高度组织化的虐待，在受尽羞辱和非人性化对待后，才最终被消灭。那么，这台静置于昏暗博物馆里的夹杂着黑色、米色和银色的锃亮机器与这一惨剧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罪证：不容遗忘的过去

在那次偶然发现后，一个想法困扰了我数年，那就是 IBM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某些技术参与了纳粹大屠杀。但对于这些技术是如何运作的，我却不得而知。线索散落在世界各地，我要做的就是将它们串联起来。

IBM 标榜自己是一家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之后，我了解到 IBM 并不是一味等着客户登门造访。它之所以能积累大量财富与声誉，是因为它通常在达成协议前就已预知政府和企业的需求，且能及时设计并交付为客户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即便这意味着需调遣内部职员与机器。正是借助这种方式，IBM 为不计其数的政府机构、商业巨头和行业协会提供了服务。

多年来，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会查清 IBM 为纳粹德国提供了多少解决方案。我知道它最初的解决方案是人口普查，但其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1998年，我开始疯狂地寻找答案。当时，我没有得到任何基金会、组织机构或出版社的赞助，只能自掏腰包招募研究人员、实习生、翻译与助手，开启调查活动。

很快，一个网络在美国各地发展起来，随后蔓延到德国、以色列、英国、荷兰、波兰和法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网络在不断扩大。大屠杀的幸存者、幸存者的子女、退休人员和一些与大屠杀毫无关联的学生、专业人员、档案管理员、历史学家，甚至是原纽伦堡审判^①中的审查员都开始协助我搜索档案。最终，有100多人参与了这次调查活动。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故事是怎样发生的，只是简单地寻找关键词，如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名单、登记、铁路、穿孔卡等。每当找到这些关键词，他们就会将相关资料复印并发送给我。一连几个星期，我每天都会收到近100份文件。

大部分团队成员都是自愿参与这次活动的，而且所有人都发誓会对此保密。他们每个人在得知这个活动背后的动机后，都大为震惊，但也从中获得了强大的动力。一些人承认，当得知IBM和大屠杀之间的联系后，他们数夜难眠。他们的话语时常鼓励着我，使我得以坚定地走下去。

最终，我从50份案卷、收藏于图书馆的手稿、博物馆档案及其他资料库中收集到超过2万页的文件。在此过程中，我还访问了美国国务院、美国战略情报局等政府部门，并得到了大量原机密文件。我们并未翻译其他来自欧洲的意义不清的文件，也没有将之与此次调查活动联系起来。所有文件都被收入我的档案中心进行集中处理，且如实反映了原始档案提供的信息。

我们检查并翻译了图书（50多本）、回忆录及二战期间涉及穿孔卡与统计数据的科技期刊、纳粹出版物和新闻报纸。原始文献、期刊文章、新闻剪报和书摘都是按月交互索引的。我们还创建了马尼拉文件夹，按月分类1933—1950年的资料。如果一份文件涉及多个日期，就会被存入交叉档案。每条信息会根据特定的主题被进一步搜索，比如华沙犹太区（Warsaw Ghetto）、德国人口普查（German Census）、保加利亚铁路（Bulgarian Railroads）、德国沃森（Watson in Germany）和奥斯维辛（Auschwitz）等。

按主题分类的文件被堆叠在我的地下室里。无论何时，在这里忙碌的工作人员总是不少于6人。从早上直到午夜，他们总是忙着将文件从一个文件

^①1945年11月21日至1946年10月1日间，二战战胜国对欧洲轴心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领袖进行了数十次军事审判。由于审判主要在德国纽伦堡进行，故总称为纽伦堡审判。——译者注

堆复制到另一个文件堆。一份文件有时会被复印成五六份，分别放入不同主题的文件堆。为此，我在地下室装了一台配有 20 个分拣设备的高速复印机。地下室里堆满了文件，工作人员若想走动，就得在文件堆里跳来跳去。

这 2 万页文件没有用闪存卡存储，因此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如果单独检阅某份文件，你并不能发现什么。事实上，如果单独检阅，其中的大多数文件可能会误导你。你只有将某份文件与其他文件综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其意义，而后者往往来自完全不相关的资源。换言之，每份文件是一块拼图，只有将所有拼图拼起来，才能构建完整的图案。例如，IBM 曾在报告中粗略提到，“亨德里克斯（Hendricks）先生”从达豪集中营取走了一台 IBM 机器。我最初无法得知这位先生是谁，直到将该报告与伦敦国家档案局一份晦涩的军事统计报告结合起来，才知晓他的身份。

更让人头疼的是，IBM 的许多文件都未经署名或未注明日期，且故意使用了许多模糊的词汇、代码、流行语及公司内部临时的缩略语。为此，我只能参考与 IBM 同时代的词典以求解读这些文件。有时，我得耗费几个月来研究某份文件，直到通过对比其他已知文件，理解了其意义才罢休。例如，某份文件提到了“点”，后来我才发现“点”指的是为 IBM 的百分百俱乐部制定销售配额。在整个希特勒时期，IBM 都会为其子公司制定销售配额。

有时，只有追溯某份资料的原稿，我们才能发现一些重要信息。比如，我最初在查阅雅各布·普雷瑟（Jacob Presser）著名的《荷兰犹太人的毁灭》（*Destruction of the Dutch Jews*）的英译本时，并没有发现任何想要的资料。我请求身在荷兰的研究员核查了这本书的荷兰版本，后者发现荷兰版提到了穿孔卡。只有在核查了普雷瑟的原始稿件之后，我们才在稿件边缘发现了一处引用荷兰档案的注解，而正是这个档案让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荷兰的信息。在研究罗马尼亚的人口普查时，我委托他人翻译了一份由德国统计人员写的长达 20 页的记录，并在其中发现了一句话，证实了罗马尼亚也曾使用穿孔卡。这一信息与 IBM 所写的一封信正好吻合，后者提到要将机器从饱受战争蹂躏的波兰转移到罗马尼亚，以帮助罗马尼亚完成人口普查。

从最真实的意义上讲，IBM 和大屠杀的故事已经被粉碎为成千上万的信息碎片。只有将这些碎片全部拼凑起来，我才能看到过去真实发生的故事。这些已经得到查证的故事将会在这本书中被揭开。

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私人机构、公众机构和政府机构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但遗憾的是，唯一一个拒绝我的机构是 IBM。IBM 断然拒接了我的请求，不允许我查阅相关文件，也不允许我进行采访。不过，被拒绝的人不止我一个。自二战结束后，IBM 就一直拒绝与外部作家合作。几乎每一本关于 IBM 的书籍，无论作者是受人尊敬的商业史学家，还是 IBM 的前雇员，都曾提及 IBM 拒绝以任何方式进行合作。不过，我最终还是以恰当的途径得到了数百份有关 IBM 的资料，并审阅了一番。

在写本书时，我还组建了一个团队，成员包括对文字挑剔的人、注重细节的人，还有研究人员和档案管理员，后者会审查本书的每一句话，以确保每个事实都有白纸黑字的文件支持。

我在审阅每一份资料时都遵守着两项指导原则：背景和影响。例如，尽管我喜欢收集外交资料和情报信息，但也会关注大众媒体对发生在欧洲的暴行及反犹现状的反应。出于这个原因，读者会发现这本书多次引用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的文章。我引用《纽约时报》的文章，并非因为它详细记录了历史，而是因为包括托马斯·J. 沃森在内的 IBM 高管都是在纽约总部领导 IBM 业务的。如果他们住在芝加哥，那我会引用《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的文章；如果他们住在克利夫兰，那我会引用《克利夫兰平原商报》(*Cleveland Plain Dealer*) 的文章。

或许你会发现，我在引用电报、信件和通话内容时常会重现当事人使用的具体词汇。你可以自行判断在当前情境下，那些话所隐含的真实含义。

除了少数例外，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的著作都未提到霍尔瑞斯机器，尽管后者已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里被高调展出。历史学家没有理由为那些尚未被提及的事做辩解。公开文件就在那里，但仍有大量大屠杀资料被藏在世界一流的档案馆中。在这些资料里，许多至今仍不可获取，许多仍未对外公开；有些建立在错误的时间线上，有些只是关于企业的细枝末节。还有一些资料则广为人知，如海德里希 (Heydrich) 在 1939 年下达指令，要求将犹太群体集中到铁路附近，不过，他反复提及的人口普查则被那些资料忽视了。

若想完成调查，除了解读晦涩难懂的文件，还需了解一些专业知识，诸如二战前后的大屠杀历史、后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化历史及技术发展史（即穿孔卡系统发展史），以及认识第三帝国经济同跨国企业是如何进行合作的。此外，在拼出完整的图案前，我们还需要综合多国信息。在我查阅